田園雜記

粟耘

竹鞘

在城市中一間相當精緻的工藝品店裡，陳列著不少昂貴的藝品、陶瓷器、菲律賓籐籃、爪哇木雕、非洲乾燥花等等，標價均足遏人。其中，竟也擺著一張洗得乾乾淨淨，等邊三角形的麻竹竹鞘，雖未曾注意其價若干，相信也不在少數，使我感到非常突兀。

往日我們居山時，麻竹叢到處皆是，竹鞘自亦遍地掉落，村人向不垂顧，總是任其腐萎。倒是我們不捨，起初是像城市人心態，挑幾片大的放置屋中，作爲飾物，後來，一方面司空見慣了，一方面覺得其質地鬆脆，何不用爲薪火。

我們住的地方，四周無鄰，到山下尚有一段路程，雖備瓦斯爐，然瓦斯送來不易，平常煮食，均用大灶，因非得四處撿柴不可。

柴分兩類，一細一粗。細枝當火引子，入大灶後，火柴一劃即著，接著加粗柴即可。每次撿柴返室，便如此區分，可是，區分柴火，要鋸、要砍、要綁、要堆，費時費力，直到有一次，穿過竹林，見滿地金黃竹鞘，眼簇霎時閃亮，何不以竹鞘爲火引子？

平日裏，與妻二人，便各持粗鐵絲一根，見鞘即戳，每聚數十片，便携回堆於厨下，要用即取，簡單方便，村人見之還讚美不迭呢！

不過，村人自己，可是不屑一顧的。

他們均居山下，有柏油公路相通，瓦斯隨叫隨到，然由於節儉成性，亦家家戶戶均備大灶，平日到山中照顧果園農作之餘，返家時，便順手一擔柴，取之不竭，若有搬運車者，更是滿載而歸，儲放起來，經年累月也使用不完。竹鞘固宜引火，然果園不一定挨著麻竹林，加以無此習慣，自然不會專程往取，縱使偶遇竹叢，亦視如不見，雖然會讚賞我們，實如同大人看小兒嬉戲，以寬容心態嘉許而已。

記得每到端午節前夕，山中麻竹，往往東一根，西一根的被砍倒，初甚驚異，後來才明白，原來是爲了摘取竹葉做爲包粽子之用，其實，一根竹子中大到可以包粽子的竹葉並不多，村人雖簡樸，粽子亦包得有限，但如果兒女多些，一節之需，便要砍上兩三根才敷應用，想起少時在城市，購一節竹當錢筒，其價不貲，便覺此舉太過浪費，若再思及竹亦生靈，則其心之痛，更不堪了！

莧菜

於今看到藝品店的這片竹鞘，往日種種，霎浮胸中，奢與儉之間，村人雖砍竹取葉，在彼爲生活必需，若知他們平日節衣縮食之況，怎忍相責其奢？城市將竹鞘標價出售，純爲滿足城市中人好奇心性，若因此可喚得質樸自然之性，何嘗不可？只是，若仗著物稀哄價，罪其可逭？

我很喜歡吃莧菜。說不出它的味道，淡而有味，甜而不膩，兩兼得之。

往日居山，我們曾有菜圃兩三百坪，種了許多瓜豆青蔬之類，自然是少不了莧菜。後來改遷他山，範圍大大縮小，菜圃更只剩彈丸之地，所種的蔬食，雖然十去六七，還是少不了莧菜。然而，不知何故，新山的莧菜，不論種多久，始終長得不佳，圓圓小小的葉子，狀如指甲，色澤更是意思意思的抹上一層淺綠而已。友人來訪，看我們將之摘入厨房，便大爲羨慕，道是城市中人只能吃大片大片的粗葉，我們眞有口福，專吃嫩芽！誰知一上桌，拔入口中，才知韌如橡皮，咬都咬不動，只有大呼上當。

辭山南遷，地方更小，房屋之外，小園橫十步、直二十步便已概括，種花種菜自謙不夠，遑論其他？最初，妻仍不肯折服，胡亂種了兩三種青菜，最後仔細權宜，只有罷手。

沒有菜圃，要吃青菜只得到市場採購，莧菜自然少不了。出乎意料的，尋找了無數攤位，竟然難得見到有人售賣！

妻是本地人，看我若有所失，才解開謎團的說，因爲這兒莧菜處處生長！

據說她小時候，任何大街小巷，只要有方寸之地見土，便會生長莧菜。然而，當地人不愛此物，竟然無人摘食，往往只有她採得滿懷，高高興興回去與家人共享。

時隔多年，情況無什差別，只是因我遷來時間不長，未曾注意而已。不是嗎？就是我們這方小園，前些時，亦曾發現幾根高達二、三尺的莧菜，莖粗葉肥，摘而炒之，足有一盤，不遠之處，更見一塊空地上，遍處皆是，而且多高在數尺以上，更有勝過人高者，蔚然成林。

物以稀爲貴，並不盡然。我們眼中的莧菜即是其一，雖見莧林，却不覺其賤，反感歡喜親切。

莧菜，多年前，也許名爲莧草吧？其實，萬千蔬食，多少年前，何嘗不是野生植物？前人爲了便於取用，改由人力就近大量栽植，並提高其名位，謂之菜。然與野草，除人類之好惡外，有何不同？

是草？是菜？全賴我們如何看待。那天在路上看到一種形狀奇特的水果，由於好奇，便不計其價較昂，買回品嚐，只覺味道淸濁，如食不曾加料的豆腐餘渣，頗難入口，與隨處可摘的野莧，眞不知何以道里計？

是蔬是草，是野味，是珍餚，都屬餘事。莧菜如是，其他果蔬，何嘗不如此？萬物實共榮，天本不棄啊！

全副裝備的女人

看到路上走著全副裝備的女人，心中就昇起一股莫名的歡喜。

這些女人，有著什麼裝備呢？一頂斗笠，斗笠上包著一條花布巾，布巾是對折的，那尖長的兩角，便從臉頰旁繞到頷下打個活結，衣服常常穿了好多層，上衣外加件外套，或是中間再添件毛背心，冬天的時候，衞生衣的下沿往往還會露出外衣。然後，著件不及膝蓋的短裙，短褲下，是縮了水的長褲，長褲下緊裹著一雙長襪；考究些的，長褲上還會穿件有著粉紅色荷葉邊的短襪，然後，是磨破了的布鞋。

她的手，除了手套之外，還會帶上長布一部份人，布套下更多出一塊半圓形的布片，正好遮住手背，以防日曬。有的脖子上還會紮一條毛巾，腰板上，或繞一條布巾，布巾的中間部份，也就是放在背後的地方，會凸出一塊四四方方的東西，便是飯包，有時候，也會背個水壺。

這些配備，幾乎是什麼顏色都會用上去的，紅配紫、綠配橙、黃配藍，色譜上有的全用上了，而且不按色彩學原理的混在一起，活像五顏六色的冰淇淋店遇到了大地震，令人看了眼花撩亂。可是，請別笑她們土裏土氣，沒有美感。她們的韻緻，一點一點地揉入生活的底層，在兒子的口糧上、在女兒的學費上、在老爹娘的滋補上，開出一朵一朵，雖不芬芳美麗誘人，却眞眞實實的小花。

以上的配備，只是爲了防身—防寒防曬防雨防蟲咬與意外的創傷，除此之外，還少不了一些謀取生計的工具，像是柴刀、鐮刀或鋸子鐵錘什麼的。

她們的工作，大部份是受雇於甘蔗的收成和整理果園，工作之餘，也儲備些自用的柴薪。柴刀當然是砍蔗斷木之用，鐮刀可割雜草，有時遇到些難纏的特殊狀況，如粗的枯樹幹，或頑劣的雜物，那麼，前者鋸之，後者錘之，鋸子鐵錘便派得上用場。

如果是爲人雇做建屋子的水泥小工，則除了防身配備外，餘者皆有東家負責，便不勞費心了！

這樣的女人，我自離開大都會後，在居鄉、居山的將近十年來，幾乎日日可見，可說已成生活的一部份。沒想到，而今遷至這介於鎭落與田野兩皆不屬的地方，亦不時能得，使我心中，不斷浮出一種落實生命的禮讚。

致富之道要聚功德財

世人所說的財，就是世間財，人人都希望發財。錢可以滿足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，也會使人身敗名裂，破壞感情，毀掉人生的眞善美感，所以錢財有利也有弊。

佛陀也教導我們要積極去爭取財富，尋找寶藏；如法華經化城喩品中一段話：「在一個遼曠的沙漠原野中，一群求財寶的衆生迷失了方向，處境險惡，正在焦急中，有一位導師要帶他們到安全的寶藏處，而群衆只要求取擺在眼前的財物，這位良師却要帶他們到更遠的地方去求取永遠取用不盡的寶物。路途遙遠，衆生行走疲憊不堪，良師就在半路上化一座城，讓他們休息，並告訴他們要去的地方已離此不遠了。但是衆生一旦休息下來，就滿足現狀，不肯再行；良師告誡他們，這座城是他變化的，只是一種幻境而已，不是目的地。因此他滅了化城，衆生也因而得到藏寶處。」這是一種譬喩。佛陀諄諄善誘的要衆生聚精致力，再接再勵，直向功德法財藏寶處，所以應多布施植福，切莫貪着人天福，因人天福有享盡的時候，我們要修的是出世的大福業。因此佛陀教我們行菩薩道，積極去進取功德法財，才是永遠取用不盡的幸福人生。

世間財物爲五家共有—不肖子、貪官、強盜、水、火。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今生得到前生福報的種子，就要再把種子撒種下去，佈福來生，眞正以世間的福業來做未來的功德。既然知道今生已帶福，就應該爲未來把福再播種下去，多多行菩薩道植福。

慈濟叮嚀語啓示錄

靜睿

要求解脫要忘我

醫學界對「病」的定義是「十分的病，有七分是心理的病，三分是肉體的病。」有人說出家人只帶三分病，意思就是肉體上的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會被病境所轉，所以說十分的病痛才只有三分病，對病更能透徹。佛陀教我們好好修行，因人生無常，病痛多端，急求解脫。佛教徒爲了要求解脫—了生脫死，所以辭絕塵緣，離群獨居的修行，但往往修得苦，惱不得了脫離世間，就不能離開人群。眞正的完成人格，就必須付出代價。忘我，才能於修身養性中，正的解脫是在衆緣中求得，也是在煩惱中解脫。

解脫就是要掙脫精神上的束縛，學佛應該捨棄個人。衆生有煩惱，是因爲我執的關係，以「我」的自私心理爲中心，以自我爲大，不但使自己痛苦，也影響週圍的人群跟着爭執痛苦。因此，眞正求解脫就是要忘我，把自私與天地萬物融合在一起，棄捨小我，成就大我，這就是佛陀所說的眞正解脫。凡事都要爲衆生着想，如果只爲自己着想，不但眞正超然的大事業無法成就，即使是本身的修養亦無法完成，所以眞正的完成人格，就必須付出代價。忘我，才能於修身養性中，造就身心健康，幸福的人生觀。

爲了完成道業要長壽

一切事業，是長時間累積起來的，不會利用時間的人，每天無所事事、游手好閒。品性惡劣者，長時間下來，只會造更多的惡業，所以惡人長壽是無用。

佛是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長時間才成就的。我們需要一段很長的慧命，那就是法身的壽命，法身需要用福德智慧來照顧、延長，就像色身需要食衣住行來保護一樣。因此我們除了照顧色身的壽命之外，更要爲未來的法身壽命努力建造。

總之，慈濟事業不管是佛法中所要求的法財也好，要求的健康也好，要求的壽命吉祥也好，只要在菩薩道上穩當而行，則發財、健康、吉祥，就都會在福業中產生。

（十三）

來函照登

沙佛林居士的聲明

編輯先生賜鑒：

六月十日接獲你們轉來淸海法師徒弟黃亞青「敬答沙佛林、葉曼兩位居士」函一封，本人與黃亞青素無瓜葛，亦不知黃某其人，我問的對象並非黃某，黃某代替淸海法師「答覆」我的問題，可說風馬牛不相及，本人認爲黃亞青先生自必無權、也無條件代替他師父淸海法師開腔。因此，日後如有類似函件，請貴刊逕行退還原寄人，並請寬諒。

此外，本人要聲明的是：

一、自五月一日寄與淸海法師的「四十九問」之後，如石沉大海，至今未見一字之覆。在夢中既未見過淸海法師顯現眞容，而醒中更未體悟到淸海法師化身加被；淸海法師的神通、化身，在我這個剛強難馴的佛弟子身上，竟然像蚊蟲叮石頭一樣，不發生效果。

二、如果淸海法師，是佛教大德，是悟了道的尼法師，是有高深修持的宗教家，就有義務、也有那份悲憫的胸懷來逐條「據理」（不打高空）來答覆我的問題，如果我心悅誠服，自然會前往就教。如果淸海法師自認爲悟了道，就應該像釋迦一樣，來馴服一個剛強的衆生，才是正理。

三、我對淸海法師能出家、修道、能逃出他的祖國越南，到本國來傳他的道，我仍以佛弟子的眞誠，恭敬有嘉。我不否定他的刻苦自持與傳道精神，但是我認爲他處處與佛之聖言量相違的態度來標奇立異，是大違佛意。淸海法師說「大家都在毀謗他」，說他是「外道」，其實是他先謗了佛、謗了法，才有很多正信的佛弟子（像葉曼長者）對他的高論提出異議。

我們與淸海法師，「爭」的不是口舌上的「輸贏」，而是知見上的「正誤」，這一點，淸海法師與其高徒們應該弄淸楚。

我在「四十九問」中所及，皆有本有據，他的書我已讀透了，他的演講我也細聽了，統合地講，他說法的論調，魚珠相混，絕非正統佛法，我的話雖然直質，但對淸海法師並無不敬。

四、但不幸的是，淸海法師的高徒們却會錯了意，在情感上爲護持他們師父的尊嚴，却丟掉了佛法的眞理。其實，爲辨明眞理而論道，古今多有，只要不涉及「人身攻擊」，自應以虛懷若谷之心相與。而淸海法師的高徒—想必已被印了心、也被解脫過了的黃亞青先生，這位代打者，竟然在信中附寄了一隻「奶嘴」及「牛奶糖」一包，來「消遣」我和葉曼長者這種下乘的行徑，我相信淸海法師是笑不出來的，而這種行爲，竟出自「悟道」的大師門下。

五、我鄭重聲明，我將保有黃亞青寄來的「奶嘴與牛奶糖」，有一天，我必然會親自轉送給淸海法師，這是他徒弟黃亞青的傑作。

六、我仍在靜候淸海法師親自答覆我的問題，一如他答覆他的聽衆一樣，不要捨棄任何一個「問難」。

以上六點，敬請刊布，至感至感！

沙佛林　敬啓

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十一日

TZU CHI FOUNDATION